

## 【All郊】THE DOLL 3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1178225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1178225>.

Rating:	<a href="#">Not Rated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all郊</a> , <a href="#">姜郊</a> , <a href="#">姜骨</a> , <a href="#">鸾郊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姜文焕 - Character</a> , <a href="#">崇应鸾</a> , <a href="#">姬发</a> , <a href="#">谷海潮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10-28 Words: 5,086 Chapters: 1/1

## 【All郊】THE DOLL 3

by [sissisuxin](#)

### Summary

此文所包含所有地名，情节均为虚构。  
本章包含【姜郊】【鸾郊】

3

东鲁是米兰最大的赌场。

它的名字有些怪异，外表也不起眼，乍看之下只是普通的商厦。但只要进入大楼正门，就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纸醉金迷。内装以华丽柔美的洛可可风格为主，整体色彩温和，家具和摆件却极尽繁复和奢华。墙上的装饰和画作初初看去复古又充满艺术气息，实际内涵却很是低俗。还有无处不在的镜子，堆叠出众多的镜中镜画中画，所有人事物看上去虚实混杂，营造出了极具荒诞感的氛围。

姬发一行人走进来的时候很是引人注目。无他，为首的姬发一身修身黑西装，长发半扎俊美又冷厉，在他身后半步的殷郊穿着空心的深V白西装，漂亮中带着不自觉的诱惑，这样的两个人实在过于好看了，即使是最疯狂的赌徒也忍不住分去片刻注目。

殷郊面无表情的默默打量着四周，这里看起来太不像赌场了，可华丽外表下扭曲而疯狂的内核又实在过于契合，让他开始好奇，能成为这里的龙头老大，姜文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

相比殷郊单纯的观赏与好奇，姬发的心情要严肃得多。他面上云淡风轻，内心在飞速思考着殷寿的用意。

殷寿不做无用的事，殷郊作为他十分看重的筹码，既然被他以礼物的形式送到双子身边，那他大概率在送礼之前和双子达成了什么协议，但不会是重要的内容。双子是怎样的为人道上都清楚，他们并不好说话，在双方没有利害关系、殷寿又根基不稳的前提下，他还没有资格和双子谈判。

拉姬发入局，应该是看上他能辗转于黑白两道的这层身份。这是姬发的立身之本，也是唯他才有的优势。

那让殷郊去接近姜文焕，又是什么目的呢？姜文焕作为意大利的赌场龙头老大，确实比道

上大部分人都好相处，但若是想利用他，就太小看他了。他为人温和但城府很深，非常会趋利避害，无必要的情况下不会对任何人表态，也不会偏向于任何人。

姬发理不出头绪。他把谷海潮叫到身边，低声吩咐道：“从现在开始，殷郊身边的任何动向，都如实汇报给我。”

谷海潮微微点头。

姬发在赌场中央的位置找了个有空的桌子坐下，殷郊顺势坐到他旁边。荷官礼貌询问是否两人都要上桌，姬发便转向殷郊：“郊郊，你想玩吗？”

殷郊左右活动了一下脖子：“当然，你一个人玩岂不是有点无趣。”显然他不把桌上其他人看在眼里，这种态度也得到了几个赌徒愤怒的白眼。

姬发却被他这种骄傲的样子逗笑了。他比任何人都明白殷郊并非看不起人，只是作为殷商的太子，他从小就有这样骄傲的资本。

“好，那你陪我玩会儿。”姬发说着，谷海潮便从手下那里接过一个黑色提箱，放到两人中间打开，一大堆筹码哗啦啦倾倒在桌上，周围的赌徒眼都红了。姬发拿起一枚筹码把玩：“来比赛吧郊郊，看谁赢得多。”

“好啊！”殷郊身体前倾，双手放上赌桌。他维持着作为太子的仪态，眼睛里却满是跃跃欲试，显然很喜欢和姬发的这个游戏，“彩头嘛……”

看他似乎一时想不出来，“不急，我们之间的输赢，任何时候都有效。”姬发说。同桌人的表情已经开始不耐烦，他朝荷官点点头，示意可以开始发牌。

21点的规则和他们小时候常玩的游戏很相似，两人都是个中高手。一开始顾及到同桌的人，他们还有所收敛，等到同桌人换了好几批，全都输得精光，再也没人敢上桌的时候，两人就开始大秀各种骚操作。庄家拿到明牌A，另一方手握两个9居然敢分牌；庄家拿到明牌5，另一方拿到A居然敢加倍。看似只是两个人之间的输赢，但之前他们已经从别人那里赢了太多钱，筹码在牌桌上堆得小山一样高。

荷官早已看呆，赌徒们把桌子围得里三层外三层，狂热又痴迷的注视着风暴中心的两人，每一次的大胆操作都赢来阵阵喝彩，一时之间竟分不清这里是赌场还是追星现场。

此时姬发手握4张牌20点，几乎是必赢局。大家都以为他会就此打住，谁知姬发交叠起双腿，艳丽唇瓣微勾：“要牌。”

周围众人倒抽一口气，齐齐看向荷官。荷官额头上一层汗珠，缓缓从牌堆里抽出一张牌来。正当大家屏息等待结果时，旁边传来一个带着笑意的声音：

“姬发，今天怎么有兴致过来玩？”

人群外一个青年慢步走来，身姿挺拔颀长，一身褐粉色的休闲西装，头发剪得极短，一副金边眼镜下一双深不见底的黑瞳。正是姜文焕。作为意大利赫赫有名的赌场龙头，他极少露面，即使在道上也没有几个人见过他，更没人能想到，他本人是这样气质清爽的英挺青年。

姬发笑着上前拥抱他：“带个朋友来见见你。”

殷郊趁所有人都被姜文焕吸引，悄悄去翻那张本该到姬发手中的牌，果然是一张A。他撇过头无奈的笑了笑，听姬发提起他，正色上前站到姬发身边。姜文焕目光从他身上扫过，碍于场合没有多问。

“一不小心玩得有点过了。”姬发示意手下把桌上的筹码装起来，“这些就当做赔罪吧。”

“不必这么见外，”姜文焕笑得爽朗，“就当是给新朋友的见面礼。”

他微微侧身，示意两人随他前往内室。周围人群见没热闹可看，立刻四散寻找新乐子去了。

把手下都留在门口等，两人随着姜文焕来到他专用的休息室。墙纸是和外间一样的洛可可风格，家具却简单得多，看来姜文焕本人也并不是那么喜欢那样的纸醉金迷，不过是场合的需要罢了。

他示意两人随便坐：“新朋友想喝什么？”

姬发打趣他：“不问问我吗？”

姜文焕撇他一眼：“你除了冰水还喝别的吗？无趣得很。”

姬发哈哈笑，他显然和姜文焕很是熟稔，十分放松的背靠在沙发上，拍了拍身边的殷

郊：“介绍一下，殷郊。”

姜文焕递了一杯低酒精含量的果酒过去，见殷郊只是点点头有点拘谨的样子，笑道：“姬发应该告诉你了吧，我是姜文焕。”

姬发补充道：“意大利的赌场龙头老大。”

“行了啊你。”姜文焕端着杯香槟坐到一边，“说说吧，今天闹这么大动静是因为什么？”

姬发喝了口水：“想让殷郊在你身边待一阵，动静大点儿好。”

姜文焕打量着殷郊过于漂亮的脸：“他有什么特殊情况？”

“身份特殊。”姬发收起笑容，正色道，“他是殷商的太子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姜文焕推了推眼镜，“所以你在众目睽睽下带他进来，是为了把我搞出去。”

“姜文焕要是不声不响的把殷商太子带在身边，不知要招来多少虫子。这种无谓的麻烦能省则省。”姬发抬抬下巴，“你怎么说？”

姜文焕笑得真诚：“你都这么贴心了，我又怎么会拒绝。”

姬发朝他点点头表示感谢，拍拍殷郊的腿：“不涉及到你工作的场合，都可以带他玩玩，我怕他无聊。海潮会跟着，有情况让海潮联系我。”

姜文焕目光在两人之间游移，一闪而过的涟漪很快消失在平静双眸中。

姬发走后，姜文焕倒也没藏着掖着。他不算是健谈的人，但十分随和，对殷郊的态度也很是自然，很快就让殷郊放下了第一次见面的拘谨。

姜文焕的住所在米兰近郊，一栋普通的别墅，内装是优雅干净的英伦风格，显然他是个很有格调的人。殷郊和谷海潮被贴心的安排在了一个套间。

殷郊知道殷寿让他过来的目的。也许是无数次非他所愿的性行为已经扭曲了他的观念，对于父亲把自己的身体当做交易筹码的事，殷郊并不怎么在意。只是在这之前他从未遇到姜文焕这样的人，这样用正常态度对待他，从始至终不带任何欲望和探究，也不对他的外表有过关注的人。同时，过于出众的外在和身世让他从未试过主动去接近别人，老实说殷郊有点不知如何进行下去。

他去问谷海潮。谷海潮的表情有点一言难尽，但还是尽职尽责的给他出主意：“要不然色诱他一下？”

殷郊有点懵：“怎么色诱？”

谷海潮如此这般计划了一番，殷郊似懂非懂。他略有些纠结的洗了澡，还在怀疑谷海潮的计划能不能有效的时候，敲门声响起。那声音不大，均匀的三下，温和又节制，一如姜文焕的为人：

“殷郊，你睡了吗？”

殷郊应着声去开门。穿着家居服的姜文焕站在门外，换了一副半框的眼镜，整个人看起来更显得随性，再加上他本就文雅的气质，殷郊恍然想起十几岁时和姬发在家里，半夜偷偷摸摸瞒着大人们溜出去玩的感觉。

此时姜文焕眼中却是另一幅光景。刚洗完澡的殷郊只松松穿着一件浴袍，露出锁骨和大半胸膛，淡色的小巧乳头若隐若现。他头发还湿着，正在滴水，那水珠一路下滑着，留下数条不明显的水渍，裸露的蜜色皮肤光滑饱满，像是纤尘不染的绸缎。他似乎并不觉得自己这样有任何问题，神情里没有丝毫的扭捏和刻意，也没有注意到姜文焕陡然暗下去了片刻的眼神。

“姬发说你睡眠不太好，就给你热了杯牛奶。”姜文焕全无异样的微微笑着，把一杯温热的牛奶放到殷郊手里，然后体贴又克制的拉上了殷郊的浴袍领口，手指捻了捻他耳旁湿润的发尖，“浴室镜子后面有吹风机，吹干再睡，别着凉了。”

他的距离感把控得再好，关心也是点到为止极有分寸，让殷郊试图勾引这个人的想法显得有些荒谬。刚才在纠结的殷郊反而突然轻松起来，作为殷商太子，习惯于身边人的各有所图，姜文焕表现出的礼貌和友善太过稀奇，他开始觉得或许和这个人当朋友也是种不错的选择。

接下来的好几天，是殷郊难得的舒心日子。殷寿不再过问他的行踪，姬发间或会打电话过来，谷海潮实在是个细心又有意思的人。最重要的是，和姜文焕在一起的体验非常新奇，他对殷郊几乎是纵容的，只要殷郊愿意，他去哪里都可以带上他。

作为赌场老板，他给殷郊讲了很多游戏的类型和技巧，还相当大方的带着殷郊去体验，输

了算他的，赢了全归殷郊。

除此之外姜文焕还的确是个很追求生活品质的人。赌场的餐厅基本都是免费的自助，按理说没有赌徒会在意东西好不好吃，但姜文焕喜欢美食，他投入很多资金在聘请金牌厨师上，甚至有不少人去他的赌场不为赌，自掏腰包凑个最低消费只为吃饭。每个赌场都有自己的特色菜，殷郊几乎要沉迷于吃遍姜文焕的产业，几天的时间他就被喂得胖了几斤。

殷郊想，焕哥对他无欲无求真是太好了。

这天姜文焕带他去了个慈善晚会，说是餐厅的甜品做得不错。没有几个圈内人，殷郊也乐得不用应酬，一言不发的坐着吃甜点。只是他那张脸还是过于显眼，幸好有姜文焕在，多数人不能明着搭话，能过来搭话的，也会被他不着痕迹的挡开。

“姜文焕，”一个来晚的人在同桌的空位上入座，他显然认识姜文焕，“难得你出来活动。”

姜文焕微笑点头，轻描淡写道：“偶尔也要露露脸。”

正埋头吃着一个草莓芝士小蛋糕的殷郊莫名觉得那声音有点耳熟，他抬头一看，对面坐下的居然是双子之一的崇应鸾。他穿着黑白搭配的正装，简单到没有任何装饰，但因为宽肩窄腰太过英俊，依然十分出挑。殷郊比任何人都清楚，那衣服下是怎样性感的光景。

见殷郊看他，他状似无意的撇过来一眼，对着姜文焕：“你的人？”

“朋友而已。”侍者端来之前点的蓝莓慕斯，姜文焕接过推到殷郊面前，显然没有想要介绍的意思。

崇应鸾平静无波的眼神扫过殷郊，没有再问。彼此只是曾经交易过的关系，没人愿意把这种事拿到明面上来说，殷郊也很知趣的配合他，权当两人从未见过。

无言的吃完了面前所有甜点，姜文焕见时间也待得差不多，便低声问他：“还想吃什么吗？”

殷郊摇头：“我去一下洗手间。”

“好。”姜文焕抽走他腿上的餐巾，递了个眼神给谷海潮示意他跟着殷郊，“我在这里等你。”

眼角余光注意到殷郊和谷海潮离开，崇应鸾不动声色的继续着手里进食的动作。正好有侍者端着香槟从旁边走过，他状似不经意的把椅子往后一挪，恰到好处的绊到侍者的脚尖，侍者一个踉跄，倒下的香槟杯子洒了他一肩膀酒水。侍者吓得魂飞魄散，忙不迭的道着歉，崇应鸾温声安慰着他，用餐巾擦了擦西装上的酒渍，发现收效甚微，便顺势向同桌人告罪起身去洗手间处理。旁边的人都善意的表示理解，没人注意到他放下餐巾的时候，飞快的把餐刀藏进了西装袖子里。

只有姜文焕看着他离开，推了推眼镜，唇角勾起一个饶有兴趣的弧度。

殷郊的位置非常好找，谷海潮大高个儿杵在门口很是显眼，也正好让别人不敢靠近。谷海潮不是没有见过崇应鸾，但他并不知道殷郊和崇应鸾认识，见他一身狼狈，只当他是来处理身上酒渍的。

殷郊正洗着手，听到进来的脚步声以为是别的客人，没有在意。崇应鸾看着他的背影，脑中浮现出他在自己身下被弄得满眼泪光的模样，腰间涌起一阵酥麻。他扯松了颈间的领带，阴沉开口：

“下一个目标是姜文焕，是吗？”

殷郊一惊，抬头看到镜子里崇应鸾的脸。背脊爬上一阵本能的战栗，殷郊敏锐察觉到危险的气息，转过去面对他，漂亮的眉眼十分平静。

见殷郊一言不发，明显不想搭话，崇应鸾走近了几步，依然是又绅士又优雅的样子，他深深看着殷郊的脸，忽而低头一笑：“殷寿是不是太小看我们了。”

殷郊并不清楚父亲的意图，也不想和他在这里纠缠，快步就想往外走。崇应鸾突然暴起，猛地截住殷郊把他推到墙上，整个人压上去。他虽然没有殷郊高，但比他壮很多，从袖子里滑出刚才顺走的餐刀，抵上试图挣扎的殷郊的颈项。

“你说，要是我在这里弄死你，会怎么样？”崇应鸾的声音不徐不疾，始终是体面的模样，脸上也保持着得体的笑容，但他的眼神不复平静，翻涌的黑色混沌中透出一丝嗜血和疯狂，清楚的表明他骨子里根本不是一个绅士。

餐刀冰冷的光闪着殷郊的眼，他脖颈上的伤口幻痛起来，脑海中开始浮现出一些惨烈的画面。喷涌的鲜血、剧烈的疼痛、蚀骨的饥渴，还有深渊一般的绝望。殷郊呼吸逐渐变得急

促，他闭上眼睛，后脑抵着墙，手指用力握拳，试图用疼痛让自己保持清醒。

崇应鸾把他的颤抖当成了害怕，这害怕取悦了他。他发出愉快的低笑，手指探入殷郊的裤腰，滑入臀缝，准确的找到穴口，缓缓揉弄起来。那穴十分配合的微微张开，吐出一口水气来，指尖便顺势顶了进去，一如记忆中那般又紧又热，把所有淫靡都包在穴内。

崇应鸾早就硬了，他凑上去啃咬着殷郊的锁骨，想直接在这里要了他。殷郊却像垂死的人般疯狂挣扎起来，崇应鸾没有防备，手中的餐刀来不及挪开，在殷郊颈侧滑出一道不深的伤口，鲜血缓缓渗出来。

红色映入眼帘，他的假面瞬间崩裂，着急的上前想查看那伤，冷不防被一拳砸到侧肋上，力道之重让他感觉肋骨仿佛已经断了，痛得不由自主弯下腰去。殷郊一把推开他，又朝他肚子上补了一脚，崇应鸾被踢得退了几步，嘭一声摔在墙上。

殷郊只感觉一团火从小腹开始烧起来，他太清楚接下来会是什么样。没空理会崇应鸾，脚步虚浮的跑出去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门口的谷海潮一把扶住他。

“没事。”殷郊抓着他手臂快速说着，“你去告诉焕哥，我有事先走一步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他的状态完全不对劲，谷海潮皱眉问，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没事！”殷郊推开他，大声道，“你先去焕哥那里，一会儿过来找我。不管发生什么都不准告诉姬发。”

谷海潮显然不赞同，他站在原地没动。

“你现在是我的人，如果不听我的话，那我以后也不需要你了。”殷郊冷声说完，不再和谷海潮纠缠。他太清楚自己的情况，理智正在一点一点的流走，他必须在还有意识的时候离开这里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